

南 湖头条

三潭看瀑布

赵思芳

端午节假期,连续两日降雨让六月的天气骤然转凉。前几日还高达37℃的酷暑,在冷雨中跌至不足20℃,这种断崖式降温让人措手不及。正适合宅家酣睡的我,却按捺不住出游冲动,提议前往湖北广水三潭看瀑布,丈夫欣然应允。

驱车出发时冷风扑面,我急忙折返添衣取伞。雨刷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,十三里桥、谭家河的街景渐次后退。当“进入湖北地界”的路牌映入眼帘时,我们一脚油门驶入广水境内。

景区大门前售票处空无一人,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人员,却被告知可从出口进入——原来暴雨导致景区临时调整路线。这个意外插曲反而增添探险趣味,正如工作人员善意提醒:“这么凉的天,不如等天晴再来?”我笑着回应:“正因为下雨,才能看到最壮观的瀑布啊!”

乘观光车需漫长等待,我们决定徒步上山。黑色沥青路两侧古木参天,某棵老树皴裂的树皮宛如巨蟒鳞片,两人合抱的粗壮树干诉说着岁月沧桑。行至“三潭毓秀”门廊时,雨声渐成山谷主旋律,这座被雨水笼罩的山峦仿佛只属于我们二人。“空山”二字突然跃入脑海,王维诗中的意境在此刻具象化。

简短休整后,青石板路在雨中延伸。树冠在空中交织成翠绿穹顶,千年银杏与檀木、梧桐构成天然画廊。雨水

顺着枝叶滴落,在石板路上敲出清脆韵律。转角处的拱形石桥将两岸山崖相连,在苍翠掩映中构成“三潭叠韵”奇观。偶遇穿着雨衣的年轻女孩欢笑着经过,更添生趣。

行至石桥中央,隐约水声渐强。“一线天”到了!两座近乎垂直的山崖相距不足3米,形成天然石门。暴雨中的瀑布如同擎天玉柱倾泻而下,水雾在崖壁间氤氲升腾。我们冒雨拍摄时,两位红衣女孩已举着手机深入瀑下,任凭雨水打湿脸庞仍欢呼雀跃。她们的朝气与瀑布的磅礴相映成趣,让人想起苏轼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豁达。

返程途中巧遇三代同游的家庭,忽然领悟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的真意——痴迷山水之人,从来都不止我一个。这场暴雨中的三潭之行,不仅收获了壮丽景观,更遇见了同道中人的温暖共鸣。

雨幕中的三潭,褪去了平日的喧嚣,展现出最本真的自然之美。飞瀑流泉在崖壁上谱写壮丽乐章,千年古树在风雨中静默伫立,偶遇的游人们用欢笑为山水注入生机。当我们顶着寒风踏上归途时,衣衫虽湿,心头却盈满暖意。或许旅行的意义,正在于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好——在料峭春寒里寻找温暖,在暴雨倾盆时遇见彩虹,在人迹罕至处邂逅知音。

至 爱亲情

奶奶家的杏子熟了

汪娟

小学时,堂兄妹几个围着那棵杏树,像一群小馋猫。青杏才挂上枝头,我们便按捺不住,非要打下一颗尝尝。酸涩的汁水在口腔里炸开,奶奶站在一旁,只是笑。那几年,我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幼稚的游戏,至今想起,齿颊间仿佛仍泛着酸意。

杏子成熟得极快。仿佛只是一转眼的工夫,青杏就全然褪去,换作满树金黄。若不及时采摘,便要坠落泥污,或是被虫豸蛀蚀。于是我们又从“不够吃”变为“吃不过来”。奶奶扛着竹竿,将杏子打落,先分给我们,余下的便送给左邻右舍。那金黄的果实,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,承载着多少分享的喜悦。

后来我们陆续离家求学,小院渐渐冷清下来。电话里常听见奶奶抱怨:“杏子都熟透了,你们也不回来吃,全便宜那些鸟儿了。”我们总以为还有时间,等一等,再等一等。却不知那棵杏树也在等待中慢慢枯萎,最终倒下,化作厨房里的一捆柴火。

工作后曾短暂返乡,与爷爷奶奶共度的时光格外珍贵。晚饭后,三人坐在晒场上,摇着蒲扇,谈天说地。那些平凡的日子,

在记忆里却比繁星还要明亮。我总爱用相机记录他们的日常:田埂上的劳作,菜地里的耕耘,秋收时的忙碌,炉火旁的闲谈。那时的生活平淡安稳,却也静谧悠长。

成家后定居县城,与爷爷奶奶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周末回家,总忍不住望向那个空荡荡的方向——那里曾有一棵杏树,承载了我们整个童年的欢笑。如今嘴里酸涩的味道还在,杏树却已不在。更令人唏嘘的是,奶奶因病瘫痪已有四年,爷爷的身体也每况愈下。他们再也无法独自生活,只能靠子女轮流照顾。

田埂荒芜,菜地废弃,库房空荡。唯有炉火旁的柴堆越积越多——老人们更怕冷了。面对生命如此无常,我们才真正明白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况味。海德格尔说“向死而生”,唯有直面生命的有限性,才能领悟珍惜当下的真谛。

那棵杏树早已化作尘土,但它教会我们:生命中最珍贵的,往往就是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。与其在失去后追悔,不如把握当下,让每一次相聚都成为永恒的记忆。或许,这就是生命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。

浮生岁月

"荷"处觅清凉

李永海

夏日的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,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燥热。友人邀我前往乡下避暑,这倒是个与自然亲近的好机会。车子驶过蜿蜒的乡间小路,远远便望见那片荷塘,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田野间。

“清风送爽,荷香迎夏。”古人诚不我欺。站在塘边,但见荷叶如伞,层层叠叠铺展开来,将整个池塘都笼罩在清凉的绿荫之下。荷花或含苞待放,或怒放盛开,在骄阳下愈发显得娇艳欲滴。微风拂过,荷叶轻摇,送来阵阵清香,瞬间驱散了周身的燥热。

友人告诉我,这近百亩的荷塘是他承包的,既养荷花也养鱼虾。谈笑间,我们沿着塘边漫步。塘水清澈见底,几尾红鲤在荷影间穿梭,激起圈圈涟漪。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,在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。最妙的是那些盛开的荷花,粉白相间,亭亭玉立,宛如仙子凌波微步。

我忽然想起曾想采摘几朵荷花带回家,但转念一想又作罢。荷花本就该生长在这片水域,若将它囚

禁在小小庭院,岂不是辜负了它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洁品格?让它在这片天地间自由生长,才能真正展现它的生命之美。

自古文人墨客多爱荷。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将荷的高洁品格写得淋漓尽致;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则描绘了荷塘月下的静谧之美;李白曾咏荷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道出了荷花最本真的美。这些诗句穿越千年时光,依然能带给我们心灵的慰藉。

站在荷塘边,我忽然明白为何世人皆爱荷花。它扎根淤泥却一尘不染,中通外直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亭亭净植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荷花恰似一股清流,洗涤着人们的心灵。它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一种精神象征,教我们在纷繁世事中保持内心的纯净。

夕阳西下,晚霞将荷塘染成金色。我坐在塘边,将双脚浸入清凉的塘水,感受着荷香随风飘散。这一刻,所有的烦恼都随着荷花的摇曳而消散。在这片荷香深处,我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。

豆荚无言

赵慧慧

母亲托老乡捎来一袋新鲜蚕豆。电话里,她语气雀跃,“自家种的,健康得很!”我望着地铁里被挤得变形的塑料袋苦笑——豆荚沾满泥污,有好些长了黑斑,表皮黏腻地蜷缩着,像是被揉皱的旧报纸。

我忍不住和母亲抱怨道:“豆荚烂了大半,何苦折腾?”

电话那头,母亲有些讪讪地说:“剥开看看,里头的豆米嫩着呢!”父亲在旁边补充道:“蚕豆荚在咱们乡下,也是个宝贝哩……”

印象中,蚕豆花开时,紫蝴蝶似的缀满田埂,我们总会偷摘几朵别在鬓角,当作自己装扮的道具。但是花被摘掉之后,就不能再结果,因此,没少挨大人训斥。新鲜的蚕豆采摘后,不管是清炒还是烧汤,味道都很鲜美。但蚕豆荚能是什么宝贝?我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。

回到家后,我拿起一枚带着黑斑的蚕豆,剥开发现里面的蚕豆确实都还好好的,颜色碧绿,像又胖又嫩的娃娃,整齐地躺在豆荚里。我不禁感叹造物的神奇,不管是风吹日晒,还是长途跋涉,蚕豆荚经历着种种波折,却一直保护着的蚕豆。它仿佛是一个襁褓,把豆米紧紧地拥在怀中,即使自己鲜嫩不再,磨损腐烂,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为蚕豆们提供了安全而温暖的庇护,却从不求回报。

我又想起父亲刚才说的话,蚕豆荚也是个宝贝。我放下蚕豆,拿起手机搜索,发现蚕豆荚可入药,可肥田,煨灰能愈疮;即便是长斑发黑的蚕豆荚,在经过发酵之后,也能变成植物不可多得的优质肥料。

又老又丑的豆荚,曾在烈日下替蚕豆挡过风刀霜剑,在暴雨里弓成遮棚。直至豆粒饱满,它们便褪尽鲜绿,枯皱灰败,直至最后腐烂坠入泥中,变成滋养植物的肥料。怪不得母亲总是把剥下来的豆荚用罐子装起,原来这最不起眼的壳,竟藏着土地的慈悲。

我捏着豆荚怔忡,不再觉得它丑,反而觉得它多像母亲与父亲的手啊!黧黑龟裂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,却托着我从田垄到城市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嫌弃过他们不善言辞、穿着土气,觉得他们不了解自己,因此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。却忘记了,他们也曾像豌豆花一样,有过自己绽放的青春。只是,自从这世上有了我一个以后,他们把自己的青春与美丽,化成了对我的关爱与照顾。

此刻我终于明白,父母的爱,从来不是光鲜的礼物,而是将自己默默碾作春泥的壳,在我的生命中铺就一层层肥沃的土壤,只为让我这颗豆,得到最大的庇佑,去茁壮成长为,看到更远的风景。